

間中，玩具卡車、汽車、四散在地板上。但有些軟布玩具動物整齊地排立在牆邊，泰麗很高興，平靜的與我打招呼。我很欽佩她鎮靜、明朗的態度，由此可知她心中平安，能接受隨時要發生的事。馬蓮達在附近玩玩具。

雖然他們同意動手術時，我已與他們談過了可能發生的併發症，但我不希望有任何遺漏。我與他們同坐在玩具坑邊慢慢仔細的告訴他們手術的每個過程。

「我們預期手術要花五個小時，馬蓮達可能流血過多，死在手術檯上，也可能癱瘓不能言語，甚至會有感染及其他腦神經的併發症；但也可能就此好轉，不再抽筋。我們沒有算命先生的水晶球，所以手術的結果，目前實在不能預料。」

「謝謝你的解釋」，泰麗說：「我很瞭解」

「有件事我們都很明白，」我又說了；「若不動手術，馬蓮達的情況會惡化，最後會死亡。」

她點了點頭，情緒起伏得什麼也說不出來。我知道她明白了我想說的，「手術有雙重的危險，因為馬蓮達受傷的部位在左腦，主控言語及右邊身體的活動。就算手術成功，她也可能無法言語，右邊永遠癱瘓，你們得瞭解。」

馬蓮達的父親說「卡森醫生，我們瞭解手術的危險，該發生的就讓它發生吧！這是我們唯一的希望，否則她會死。」

我起身離去之前對他們說：「我留點功課讓你們做，動手術之前我都會要求病人或家屬做這件例行的事。」

泰麗說：「你說吧！」
父親路易士也說：「只要我們能做得到的。」

賢哥，回頭吧！

／德

賢哥：

在姐夫的葬禮，見到你出現在我們諸兄弟姐妹中，使我心裡有所感觸。日子像個巨輪不停地轉動，催我們衰老；軀體也逐漸朽壞，今天我們上山去安葬姐夫，不久的一天，輪到別人來安葬我們。這就是人生，一代過去一代又來，誰都要面臨死亡，無一人

能倖免。

看到你頸背上生了一塊肉瘤，使你的頭不得自由轉動，你面色也不好，似乎被病魔纏的好苦，我心裡有說不出的沈痛。「賢哥，你應該去找醫生，將這些肉瘤早些除掉。」我說，你微微一笑，一邊用手輕摸頸背上的那塊肉瘤說：「不痛嘛！」坐在我旁邊的慧

「請禱告，我相信確有幫助。」
「噢！一定！一定」泰麗笑著說；

我一向就告訴家屬們，我相信禱告，我也要求他們禱告。至今還沒有人反對過。雖然我避開宗教的事不談，我卻提醒他們神的存在。這樣就夠了。

回家後有點緊張，想到手術的後果。我與朗主任討論手術的每個細節，他會動過這種手術，但我竟忘了問他手術成功沒有。

馬蓮達的手術有太多出錯的機會，但我深知神不會把我擺在試煉中，又不領我出試煉。所以我也未必花太多時間憂慮。若不做大腦半球切除術，馬蓮達反正會死。動手術至少給了一點活下去的機會。

最後我向神說「神啊！如果馬蓮達死了就死了吧！但我們已盡了力！」這麼一想，內心得了平安，就睡了！

明回答：「不痛才危險，沒有一個警告。」
「最多再十年，一切都要過去。」你面上帶着勉強的微笑，是裝出來的；是苦笑，我聽得心裡很不適。千萬個感慨在我心頭產生：

我們住在兩個不同的城市，各有各的家庭，兒女和事業的忙碌。彼此往來，溝通的機會很少，從與你同城的慧明口中，常探知一些你的消息，據她說，你變得很自卑；消沈；自覺不被兄弟姐妹接受。這不過是你的

感受。雖然我們曾一度隔絕過，那也已經是三十多年前的往事。你是我們的骨肉胞兄，曾在同樣父母的懷抱裡撫養長大的，雖然年齡相差有十幾年，你仍然是我的親兄。

在我還年幼的印象裡，你是三個哥哥中我最愛也是我最能親近的一個。你有好性情，常面帶笑容，說起話來，一句又一句，不管別人有多急，你還是慢條斯理，溫和而輕聲地說出你的道理。在我這小妹妹的耳中聽來，很歡心。當其他兄姐和你相爭得面紅耳赤時，不管誰是誰非，我總是站在你一邊，因為你是我所愛的哥哥，你必定對。你真行！你真了不起！你也很幽默，喜歡講笑話，常常一兩句話，引得弟妹們哈哈大笑。

你和良哥有如人影不離，無論上學校，去打球或出外總是雙出對入。記得有一次，爸爸急著需要你或者良哥幫去買藥，卻找不到你們。後來才知道是媽叫良哥到附近買些需用品，你也跟著同去了。爸爸大發烈怒。我替你們焦急，捏了一把冷汗，坐在門前階級上等候。遠遠一見到你們回來，立刻快跑前去報告情形。你們一上階級，爸爸就很嚴厲的責罵。你倒很鎮定，微笑，輕聲溫和的回答：「爸爸不是常告訴我們要彼此相愛，彼此幫助嗎？」聽了你的答話，爸爸滿肚子的怒氣全消到雲霄外去，正如箴言所記載「回答柔和使怒消退。」你的朋友和良哥的朋友沒有分別，你的好朋友也就是良哥的好朋友。

黃昏，你們的朋友常來家裡玩，有時會

站成一團聊天。我就會輕手輕腳地走到你背後去嚇你，有時會吵著要你腳踏車載我去遊街，你也會順著我的要求，帶我到附近繞圈，你就是這樣好脾氣的哥哥！

是我九歲或十歲那一年吧！你開始和弟妹們疏遠。是「她」使你改變，不是我們不喜歡你交女朋友，但卻不是像「她」這種女人。她雖然是我們家庭中多年認識的朋友，卻不是我們心目中未來的嫂嫂。她差不多比你大十歲，兄弟姐妹沒有一個相信你會愛上她。她是你的老大姐，你只不過是她的一個小弟弟。在你還是天真無邪，青嫩的青少年時期，被她的甜言蜜語迷惑了，使你落到不能自拔「莫名其妙」的戀愛中。媽為你碎肝斷腸，常在深夜裡為你流淚禱告。當時我還是童年，還不懂得該為你代禱，只知道我討厭她，因為她把我所愛的哥哥擄去了；她使媽媽常痛哭。她奪去了家庭中以往的歡樂，拆毀了兄弟姐妹彼此間的愛。無論媽如何反對這門婚事，你還是偷偷地成親了。你的婚姻使你和家人隔絕。媽失去所愛的兒子，我失去所親愛的哥哥。媽很不情願地認「她」為媳婦，我們也很不情願地認「她」為嫂子。從此，你對我們變得陌生。你不再回家。雖然我們常會想念你，但都不願意去看望你。後來媽總算寬容了你，常叫我們三個還留在家的妹妹送菜給你們吃。但我們三個姐妹總是用許多藉口：你推我；我推你，沒有一個喜歡遇見這位老大嫂。最後，任務多數落在五姐身上。她性情好，溫良，肯讓步，不

喜歡爭吵或辯嘴，常默默地聽從媽的吩咐去做。五姐回來時，常會帶著嫂嫂送給她的小禮物，但我和四姐從不因此而動心。

媽的病重，成了你和兄弟姐妹見面的拉線。媽的息勞又加增我們的交往。我們有同樣的感受，為失去多年守寡，辛苦養育我們長大的母親傷心。內疚和慚愧同樣在我們的內心交迫，因為我們都還未曾報答母愛及養育之恩，還未能讓媽安享地度她的晚年，主已召她回天家。

隨著年歲的加增，靈命的漸長，沖淡了我們憎恨「她」的心，同時明白在神眼目中，誰都沒有比她更好或更完美，我們同樣是罪人，都需要主的救恩，求主的寶血赦免潔淨我們以往的一切罪愆。

你在不明不白中決定了你的終身伴侶，並沒有美滿的結局。兄弟姐妹都同情你，卻無能為力。如今我們都進入了暮年，兩個姐姐已前後先我們回到天父那裡。時候不多了，不久將輪到你我身上。罪惡的重壓使罪人沉落在頹廢、摧殘、絕望的旋渦裡，但慈仁的主卻時時以溫柔慈愛的聲音，呼召罪人回家。主的愛奇妙無可測度，是何等地長闊高深，無論是誰，只要願意誠心謙卑來到主的恩足前悔改，主必要赦免到底。賢哥！回頭吧！回頭就是岸，這是兄弟姐妹對你的唯一期望。

為你禱告的妹妹